

打開電腦，網上引人發笑的幽默段子，可讓你盡情地暢飲一番：譬如，有哈別有病，沒哈別沒錢，下哈別下崗，上哈別上當（CC(哥哥)「你」到底「哈」不哈？再發，錢哈，錢哈；五哈前拿命掙錢，五哈後拿錢換命——早如此，何必當初。九九四四，九九四四（就是「知道當初，也得如此！再譬如，人啊，人，有人白文不精神，晚上精神不白文。不僅語很幽默，網民還借了話劇《車站》的詞兒逗你幽默：這是什麼意思？沒意思，沒意思，這沒什麼意思，這沒什麼意思，這沒什麼意思？沒什麼意思就是沒什麼意思。你這沒什麼意思就是沒什麼意思不是沒意思？那意思說，這是什麼意思？

電視上看去，常常被人戲為「一臉壞笑」的崔永元也很幽默。他在搜狐微博上有段妙語：昨天去醫院，醫生聊起了我的微博，我問：「我天天編段子很費腦筋，會不會早早就老年痴呆呀？」醫生說：「沒事兒，等你老年痴呆了，發現我的笑話就更多了。」

相聲演員更幽默。笑話的例證是《大師侯寶林在《夜行記》中說，晚上，騎自行車，沒有車燈。騎着騎着，「我一拐彎兒就不見了。你到家了不，我掉溝裡了。」

作家老舍也很幽默。有一天，友人來訪，看他正伏案寫作，就問他寫什麼？老舍卻回了一賦：「我正正在為『皇帝』當『奴才』呢。」朋友一楞，都哈點頭了，皇帝早沒了，還說自己是奴才。等到走近書桌細看，原來老舍正在替末代皇帝溥儀潤色回憶錄——《我的前半生》，友人一笑，老舍把自己，也把皇帝幽默了。」

幽默這這末代皇帝的還有毛澤東。一九六二年，毛澤東東家妻請客，對先來的章士釗、程潛等人說：「今天請鄉親們來，要陪一位客人。」「客人是誰？」「毛澤東幽默地說，「他是你們的頂頭上司呢。」

到溥儀進入客廳，毛澤東熱情地拉着他坐在他身邊，微笑着說，「他是宣統皇帝嘛，我們都曾經是他的臣民，難道不是頂頭上司？」

其實，老百姓也很幽默。有人說，做女人難，做男人更難；長帥點，太搶手；不帥吧，拿不出手。不出聲，說你太悶；活潑點，說你太油。穿西裝，說你太嚴肅；穿隨便點，說你邋邋。會掙錢，怕你包二奶；不會掙錢，說你是一窮鬼……有人還模倣做寶的《你就像那把火》，幽默地唱着「我的老婆像把火，死死活活將我鎖住，煙也不讓抽，酒也不讓喝，見了女人話也不讓說……」（《你就像那把火》）。你說，做男人難不難？

有人說，旅遊好，去成都更好。好在可以用「用川菜擦死你，用串串燒死你，用川味迷死你，用變臉嚇死你，用茶館泡死你，用川酒醉死你，用麻將糊死你，用熊貓愛死你，用巷子轉死你，用雪山東死你，用舒適死你，用油菜花香死你。」（《成都歡迎您》）有人回帖更幽默：「人生自古誰無死，甘願成成都死一回。」

易中天在《百家講壇》上表情誇張地說了一句「悲劇啊」，老百姓就幽默出了人生如茶几，上面放滿了茶具（悲劇），加點茶葉，想升級為與別人不同的茶具（差距），可一不留神成了養料（慘劇）的「人生茶具論」。你明哲保身嗎？卻成了面具：在沉默中爆發，又成了火炬：在沉默中滅亡，又成了文具……其實，人人都是茶具，只有不開心的倒出，開心的才能裝進來。重要的是認清哪些是屬於自己的茶具，千萬別成為別人眼裡的洗具（幽默）。

生活中的幽默是說不完的。幽默的特徵是逗人發笑，哪裡有幽默，哪裡就有笑。明人馮夢龍在《笑府·序》中說，「或笑人，或笑於人，笑人者亦復笑於人，笑於人者亦復笑於人……古今世界一大『笑府』」。誰能不笑？誰不喜歡幽默的笑，當言道，笑，十年少。但願人們在笑聲中幽默，在幽默中大笑，我的生活我做主，看誰能笑到最後！

張桂亨

暢飲幽默



文化什錦

不知道自己怎麼了，最近這段時間心境特差，忽然有種萬念俱灰的感覺，覺得只是為了生活而生活，生活沒有意義。許是工作太忙了，身心疲憊，一個字形容：累。

終於休息了，趕忙抽時間去看看媽媽。媽媽總是忙來忙去的給我拿吃的，看着為兒女操勞一輩子的媽媽蒼老的容顏、父親花白的頭髮，到了晚年，我們做子女的不能經常陪在他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心中有一種感動和愧疚在流淌。

這幾天又是多雲的天氣，漫步在這片熟悉的土地上，說不出的感覺，戴着耳機聽着張傑繃繃的歌，是否兩個人的足夠捕捉愛的盡頭，閉上眼睛記起你的笑容，幸福的從容將靈魂掏空，享受一分鐘的感動，是否愛上一個人不問明天過後，山明和水秀不比你有看頭，牽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後，這一刻怎麼回頭……

駐足在雜草叢中，迎風而立，看遠處的戈壁灘上，羊群似朵朵白雲在慢慢移動，放飛飄揚的思緒，清涼涼涼，好喜歡，時間可以停止這一刻多好呢，大自然以千姿百態呈現在我們面前，帶給我們不同的心境讓人去品味，看看藍藍的廣袤的天空，心胸霎時寬廣起來。其實，日子就是這樣，一天天過去的，有所改變的，是我們擁有一顆浮躁的心，如果我們以淡泊的心境去面對，生活也可以有滋有味。

李惠艷

體味大自然

那一個，很溫暖

——讀謝詠《廈門集》札記

楊進

（一）上個月，我收到一本毛邊書。

不瞞你說，也不怕你笑話，讀了這麼多年書，還是第一次收到毛邊書，見到毛邊書。過去，只是聽說過，或在別人的文章裡看到過。

這是謝詠從千里之外的廈門郵來的《廈門集》（知識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六月第一版）。一整天，我心中的愉悅都是滿滿的。那天上午，我收到謝詠寄來的郵包。拆開包裹，我見到一冊類似書籍樣式的東西。除書脊外，書的三面都毛茸茸的，蓬鬆，參差不齊，大部分頁碼都連在一起。一開始，我以為是謝詠寄錯了。幾分鐘後，我才悟過來，這是一本毛邊書。真是喜出望外！真是十分地愜意！我趕緊找出剪刀，小心翼翼地，慢慢地，一張一張裁開，一頭扎在書中。

印象中，魯迅和唐庚提到過毛邊書。於是，我開始翻書，看他們是怎麼說的。魯迅在致曹聚仁信裡說：「《集外集》裝訂時，可否給我十本不切邊的，我是十年前的毛邊黨，至今脾氣還沒有改。」他在給《八月的鄉村》作者蕭軍的一封信裡說：「切光的都送了人，省得他們裁，我們自己是裁着看，我喜歡毛邊書，寧可裁。毛邊書，像沒有頭髮的人——和尚或尼姑。」唐庚說：「我覺得毛邊書樸素自然，像天真未熟的少年，憨厚



小窗（攝於瑞士）

王誦詩

美國記者又問：「閣下，您贊成貴國的普通百姓都接受教育嗎？」李鴻章：「我們的習慣是送所有男孩上學。」

這時，不該插話的翻譯插話：「在清國，男孩，才是真正的孩子。」

李鴻章雖然不悅，但隨機應變：「我們有很好的學校，但只有付得起學費的富家子弟才能上學，窮人家的孩子沒有機會上學。我們現在還沒有你們這麼多的學校和學堂，我們計劃將來在國內建立更多的學校。」

美國記者追問：「閣下，你贊成婦女接受教育嗎？」

李鴻章想了一會，說：「在我們清國，女孩在家中請女教師提供教育，所有有經濟能力的家庭都會僱請女家庭教師。我們現在還沒有女子就讀的公立學校，也沒有更高一級的教育機構。這是由於我們的風俗習慣與你們（包括歐洲和美國）不同，也許我們應該學習你們的教育制度，並將最適合我們國情的那種引入國內，這確是我們所需要的。」

美國記者的提問，涉及到性別和階級的歧視，如果回答不好，說明你大清帝國奉行的是愚民政體，就要當場出醜。李鴻章避重就輕，不急不緩的幾句話，「我們現在還沒有你們這麼多的學校和學堂，我們計劃將來在國內建立更多的學校。」「這是由於我們的風俗習慣與你們不同，也許我們應該學習你們的教育制度，並將最適合我們國情的那種引入國內」，把記者的話擋了回去，恰到好處又不失尊嚴，在大庭廣眾的外交場合，可見李鴻章的機智。

李鴻章的幽默和機智

李鴻章

擔任大清帝國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鴻章，曾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簽訂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也曾倡導洋務運動，創辦一些實業。作為一個封建大臣，政治手腕可謂翻雲覆雨，縱橫捭闔，大名鼎鼎，同樣，晚年的李鴻章，作為出使西洋各國的外交家，也不乏幽默和機智。

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李鴻章離開上海，開始出訪歐洲。他先後訪問了俄國、德國、比利時、荷蘭、法國、英國，離開在歐洲考察訪問的最後一站英國後，乘「聖路易號」郵輪，於當地時間八月二十八日抵達美國紐約，開始對美國進行訪問。

九月二日上午九時許，李鴻章在紐約華爾道夫飯店接受了記者的採訪。李鴻章巧舌如簧，能言善辯。美國記者問道：「閣下，這個國家的所見所聞中，什麼最使你感興趣呢？」李鴻章回答說：「我對我在美國見到的一切都很有趣，所有事情都讓我高興。最使我感到驚訝的是二十層或更高一些的摩天大樓，我在中國和歐洲從沒見過這種高樓。這些樓看起來建得很牢固，能抗任何狂風吧？但中國不能建這麼高的樓房，因為颶風會很快把它吹倒，而且高層建築若沒有你們這樣好的電梯配套也很不方便。」

已經七十三歲的李鴻章思維敏捷，先揚後抑，驚訝美國的樓房高大，又有疑問，能抗拒任何狂風嗎？最後又幽默了一把，「但中國不能建這麼高的樓房，因為颶風會很快把它吹倒」，叫人忍俊不禁。

京味十足炒肝兒

艾京

很久沒有吃到炒肝兒了，不免覺得慌，但要吃炒肝兒只能到北京，據說不少北京的年輕一代嫌炒肝兒的膽固醇高而避之，因此在北京要吃到地道的炒肝兒也非易事。在香港歷根兒沒有所謂炒肝兒，筆者只能從有關北京市井風俗的書籍中描繪炒肝兒的文章解解饞！我有一鄰居，是港大的學生，他從北京旅遊回來，說，在北京吃到了帶勾芡汁、蒜味濃濃的豬肝，很好吃，我說北京人管它叫炒肝兒。北京有一個順口溜：「稠濃汁裡煮肥腸，交易公平論地管。諺語流傳豬八戒，一聲過市炒肝香。」指的就是炒肝兒。炒肝兒並非北京所有的早點舖都有供應，供應的早點舖雖然也打着炒肝兒招牌，但各家製作出來的口感大不一樣。

記得一九五六年之後，經過公私合營，老飯館合併的合併，關門的關門，於是有些傳統小吃也從此消失了。原先沿街叫賣炒肝兒的也絕跡了。作為北京標誌小吃的炒肝兒，全北京市供應的店舖也就數得過來。前門鮮魚口的老字號會仙居和天興居得以保留，再有是位於東華門大街的同仁春，據說在新街口有一家，由於忒掉腳，始終沒機會幫襯。公私合營前，我到大學附近海澱的老虎洞一家小舖吃早點，要了一碗炒肝兒和兩火燒，炒肝兒的口感差點事兒，有一股豬腥味，實在難以入口。後來偶然到前門逛市，順腳慕名來到鮮魚口的會仙居吃炒肝兒，其口感與別家一比就比出來了。會仙居炒肝兒中的肝尖兒嫩而不柴，勾的芡汁濃而不膩，加上蒜味恰好處，令人回味不窮。有一位民俗家這樣描繪北京人嘲笑炒肝兒的吃相：「……顧客盈門，沒有空餘的座位，許多人都站着，一手托碗，邊轉悠着碗沿，邊嚼着嘴唇使勁地吸溜着。據說這才是行家的正宗吃法；不用筷子和調匙，全靠口吸，轉動碗沿是為挑冷卻的下口，像喝湯粥似的吃炒肝兒真正是『君子動口』，滿屋都是嘴吸吸溜的聲音。」

記得，筆者第一次吃到炒肝兒是五十多年以前的。我們回國後集中在前門珠市口一間中學，三頓窩窩頭糕絲吃怕了，早餐象徵性喝一口難嚥的玉米糝子粥，怕挨批說這是海外少爺資產階級思想，吃了不苦，便躲開政治指導員眼皮，偷偷跑到附近的早點舖改善生活。有一次居然吃到炒肝兒，在琥珀色的濃汁浮上幾片豬肝和豬粉腸，極為誘人。筆者在印尼時本來對豬下水之類就有一種說不出的偏愛，外婆親手動手烹飪的閩式滷水豬雜錦就是用豬心、豬肝、豬肚、豬肺和豬大腸之類的豬下水，在五香滷水熬出來的，起鍋前放進炸豆腐和適量的酸鹹菜，令整個滷水更加惹味，迄今進港後仍饑饉難。事實上，在印尼的雅加達一到下午三四點鐘便有開鑊小販沿街叫賣：「loba!（滷豬）」賣的就是百吃不厭的滷水豬雜錦。豬下水的膽固醇那麼高，那時居然百無禁忌吃得還很歡，現在回想起來實在有點後悔！

與在印尼吃的滷水豬下水雜錦相比，北京的炒肝兒只能說小巫見大巫，寥寥可數的幾片豬肝和豬粉腸，相信膽固醇不會高到哪兒去。炒肝兒並非炒出來而是焗出來的。原先的配料要豐富得多，除豬肝、小腸外，還有豬肺和豬心，這些配料已隨着時代的變遷而被簡化了。現在的炒肝兒以豬小腸再配幾片豬肝，以京醬、大料、蒜泥、味精豬骨頭高湯，最後勾上芡糊成，成爲一道湯汁晶瑩剔透並呈琥珀色的醇厚美味。但是，隨着我們醫學知識的提高，這種膽固醇高風味小吃還能維持多久呢？

拿破侖不朽

風雨

拿破侖

拿破侖出生於地中海上的科西嘉島，從小喜歡閱讀古代名人和英雄的傳奇故事，夢想將來像凱撒、亞歷山大那樣成為偉大的將領。他對軍事地圖情有獨鍾，兒時就把科西嘉港口、軍事設施研究得瞭如指掌。而且，他還立志成為偉大法典的制定者。

正是少年的這些夢想與追求，在土倫戰役的危急關頭，拿破侖憑藉當年對科西嘉港口及設防的了解，發現土倫港與科西嘉港有着驚人相似之處，從而使他在攸關法國大革命前途的血戰中初試鋒芒，由此走上政壇。

當他取得與當年漢尼拔進軍意大利相媲美的馬倫哥大捷後，法國迎來了暫時穩定與和平。於是，拿破侖在國內大力進行各項改革，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着手制定民法典。如果說兒時的憧憬只是一種憧憬的話，那麼此時制定法典則是幾十年浴血奮戰後所積澱的理性舉措。在他心目中，建設新的共和國，除了廢除舊的封建思想殘餘，更重要的是要靠建立一套捍衛大革命勝利果實的法典來鞏固。因而，他設立了民法典起草委員會，四月後拿出系統的法典草案。

編纂的過程中，拿破侖懷着極大的熱情、耐心和堅定參加各種各樣的會議。儘管那些會議的內容紛繁複雜，常常開到深夜，連許多議員都筋疲力盡，而拿破侖卻從極其繁忙的公務活動中參加或主持會議達三十五次，足見重視程度。

會上，向來剛愎自用的拿破侖出乎人們意料地認真仔細傾聽法學家們的爭戰和辯論，每當糾纏不清時，他便會出來釐清頭緒，一一總結歸納，把繁冗艱澀的法律辭句錘煉成明白暢通的法語。從法國舊法律或革命時期的慣例中五花八門的條款中進行選選、評判、取捨，人們從他身上感受到準確無誤的洞察力、判斷力。

最終，在拿破侖的直接參與下，三篇三十二章二八一條的法律條文凝成了一個堪稱無懈可擊的法律系統——《拿破侖法典》，並於一八〇四年三月二十一日頒布實施。

在這部被後世稱為世界近代民法經典的《拿破侖法典》中，為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提供了三條最重要的基本原則：自由和平等、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契約自由。因為它順應了時代潮流，頒布實施後很快在歐洲社會佔據了權威與樞樞地位，成為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法律的範本，社會的基石。它對近代歐洲社會的整合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建立與鞏固，對近現代歐洲一體化進程乃至世界文明發展均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可以說，如果沒有拿破侖於南征北戰中對國家管理與法制建設的觀察、思考、積累、提升與參與，就不會有《拿破侖法典》的制定與頒行。拿破侖一生打四十個勝仗，最後雖兵敗滑鐵盧，但他的《民法典》卻永載史冊。

一個高明的政治家，非但要看看其執政其間有形的政績如何，更重要的是考量他任後留下什麼。政治家最值得人們珍藏和記憶的，莫過於其對社會法律制度的構想與建設。從這個意義上說，拿破侖不朽！

緬甸男人穿裙子

劉希

域外漫筆

紅着臉，扯住我要我找我的爸爸，說：「媽，我們去買衣服吧，我像什麼話呢？」因為我懂點緬甸話，我也確實覺得這種行為在大眾場合不合時宜，就帶着女兒找到酒店的負責人。

酒店的主管看起來是位德高望重的長者，也穿了一條格子布的裙子，他很禮貌地接待了我。面對我的提問，他一邊微笑地聽我說，一邊旁若無人地解開裙子抖了抖起來，然後還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一樣，再將它繫好。

我跟女兒驚叫出聲，天下大同啊！還有什麼可投訴的，我不禁發出如此歎息。

後來在旅遊的大巴上，碰到一位熱心的久居緬甸的華裔女人，我才知道了緬甸人都穿裙子的原因。

原來，緬甸地處熱帶、亞熱帶、氣候非常炎熱，緬甸人為了涼快，特別喜歡穿裙子，但男人的筒裙叫「隆基」，女人的筒裙叫「特敏」，都在他們身上掛着。

她還告訴我，緬甸是一個民風淳樸的國家，人民古道熱腸、友好善良，但經濟貧窮而落後。筒裙不但能圍在腰上做下裝，許多貧苦人們，白天用它來搨涼，趕蚊蟲、擦汗，晚上還把它當被單蓋在身上，所以他們常常旁若無人地將筒裙解開，整理好再蓋上一樣。

緬甸，就是這樣一個樸實的國度。無論是在首都內比都，還是山村遠依，都見到筒裙在路邊緩緩流動。坐在陰涼的路邊餐館，點一份「飯不卡」美食，優晃晃着人字拖的雙腳，看着這些緬甸人一副不緊不慢、優哉游哉，享受生活樣子的樣子，我的心，也慢慢的湧起一股開通的心情。

飲食男女

小窗（攝於瑞士）

李波

前些日子去緬甸旅遊，在曼德勒一下飛機，女兒就附在我耳邊偷笑着：「媽媽，你看，這兒的男人穿裙子呢？」

「是嗎？男人穿裙子，不可能吧？」我也很好奇，穿裙子好像是女人的專利，沒見過哪個男人能在大庭廣眾之下把裙子穿在身的，這緬甸真是奇了怪了。

循着女兒手指的方向，我看見了，幾個穿着裙子、跟着拖鞋的緬甸男人，正滿面春風地從機場超市裡走出來。這裙子直筒筒的，有的在腹部打了一個結，有的還將結的形狀結成袋子的形狀，顏色還很張揚，草綠色的、寶藍色的、咖啡色的，應有盡有。那些男人穿着裙子，雖然沒有女人穿裙子時的婀娜多姿，但也別有一番風味。

懷着驚奇的心態再掃視四周，發現滿街男女男女、老老少少，其樂融融的場面，連不苟言笑的孩他爹也呵呵笑出了聲。

終於找到了我們的落脚点，位於曼德中心的塔瑪達酒店。喜滋滋地辦理入住手續，沒想到人卻挺多，須得排隊等候，我和女兒就坐在大廳裡等。不一會兒，女兒蒙着眼睛，用手向後指指：「媽媽，你看那些男人！」抬起眼倦倦的眼，我看到幾個緬甸青年男子，旁若無人地解開他們的裙子，前後左右抖動幾次，大大方方地整理他們的裙子。

此情此景，真是尷尬至極，怪不得女兒紅着臉，扯住我要我找我的爸爸，說：「媽，我們去買衣服吧，我像什麼話呢？」因為我懂點緬甸話，我也確實覺得這種行為在大眾場合不合時宜，就帶着女兒找到酒店的負責人。